

玉壶冰心

# 醉人的春风

许凯

春风吹过,时光柔软。

仿佛一夜间,万物都收到了消息,隐在时光深处的春色悄悄苏醒,捧出暖意,呈现出勃勃生机。

在古代诗人笔下,“春风”是很浪漫的。耳熟能详的有贺知章的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,李白的“春风拂槛露华浓”,崔护的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,杜甫的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”,王安石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元好问的“且教桃李闹春风”等等。

走在路上,春风拂面,冬的枯寂与荒芜,已悄然消失。一路张望,一路丈量,枝枝蔓蔓伸展着纤细的身姿,刚萌发出的新芽儿,翘望在春天的门楣。相信不久的一天,春风会给这个季节带来处处景致、处处妩媚、处处曼妙,让我们一起见证独属于春天的美好,共同感受生命最热烈的激情,从而淡去几分生活的琐碎,淡去几

岁月的沧桑。

午后的春风,吹面不寒,柔得像轻纱,软得像浅梦,醺醺然与你耳鬓厮磨,把暖意从耳畔、脸颊一直传到底。眺望苍穹,浅蓝色的天幕,朵朵白云,正在随风缓缓游荡,不知不觉间,心也跟着云彩的起伏飘然起来,飞得越来越远。眼前的柳丝,抖动,旋转。突然,短暂的停顿之后,就又生动起来,尽情地舞蹈起来。这春风,有香有味,有声有色。风里有大地初融时的清新气息,有草木萌动时的甘美馥郁,还有“新燕啄春泥”“早莺争暖树”的动感画面,有“姹紫嫣红”“花团锦簇”的遐想……我不由得张开双臂,迎着春风,拥一缕风入怀,顿觉心胸开阔起来。

我们需要风的流动,可以拥抱,可以思考,可以遗忘,可以清扫心灵的尘垢。只要你愿意,春风便毫不犹豫地与你站在一起,请你欣赏,供你想象,让你读懂。

春风歌唱,唤醒了生命,唤醒了灵魂,唤醒了美丽,惊

艳了眼眸,愉悦了心情,让我们在绿意里去寻找一个个芬芳的梦。

春风舒缓,掠过之处,松软了土地,吹皱了池水,期待着,呢喃着,倾听着,同醉清风杨柳岸,击节高歌情飞扬。

春风荡漾,一分诗意,一丝坦荡,一份希望,不辜负当下一点一滴的拥有,体验生活里的乐趣,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春风甜蜜,简单着,明媚着,快乐着,守一颗初心,品读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唯美意境,勇敢地迎接新的改变,走向健康生活的方向。

春风怡人,含着笑,带着情,美美地装扮,美美地浪漫,不知疲倦地挥起多彩的画笔描绘,让人心旷神怡,令人陶醉不已……

袅袅东风心已动,不负人间一季春。当春风拂面的时候,就携手春风一起前行,让灵魂和身体一直在路上,不遗余力地奔赴美好。

吉光片羽

## 植树时节

马健

每年三月植树节来临,正是春回大地的时候,父亲总会在房前屋后种上几棵小树苗。春风化雨时,株株树苗如期长出了叶子;等到夏天树叶茂盛时,那些已长大的树木洒下阴凉,把整个屋子遮住了,煞是美丽。

今年的植树节还没到,父亲早早地上街买了许多小树苗。天气很好,空气清新,湛蓝的天空点缀着几朵洁白的云朵。父亲叫上我,我们一起带上树苗扛着铁锹,到房前屋后植树。

放下工具,父亲告诉我,植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首先,选择什么种类的树,就有一定的学问。如果是为了植树造林的话,种一些普通的山林树木,如松树、杉树就好,因为种植这样的树木,技术简单,管理容易,而且易成活;如果是想产生经济效益的话,可适当种一些经济作物,以果树为宜;种植中药材也是不错的选择,但是成本较高,技术含量也高,还得有好的销售渠道,收益也相对较高……

我似懂非懂地听着,接着我们开始植树了。父亲让我先挖了一个与树的根球大小相当的坑,他则把缚在树上的草绳解开;我挖好树坑后,父亲也适时地将树苗放入坑中,扶正,确保树干深入土中的

深度适当。我继续用铁锹慢慢往坑里填土。在加了一半土以后,父亲又把树苗向上微提了一下,他告诉我,这样能保证树根全部朝下,接下来还要把土踩实,这样才能保证树苗将来扎好根。我在树干周围适当多填一些土,防止植完树后踩土踩得不实,浇水的时候形成一个大坑。此外,我还围着树把土培成一个圆形土坝,便于浇水时能蓄住水。忙了一阵儿,父亲在树周围(离树干有一定距离)铺上一层树叶或草之类的覆盖物,这样,可以使树苗减少水分蒸发,屏蔽杂草生长。

我以为此时植树已大功告成,父亲却说,这还不行,还得给树浇一次透水,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,迟浇、浇水过多或过少,均不适宜,因为树从苗圃移出来以后伤了很多毛根,对水分的吸收能力很差,有了充足的水分,才能保证树苗成活。

我和父亲终于植好一株树,看着风中摇曳的小树苗,我不得笑了。父亲耐人寻味地对我说,只向大自然索取而不投入,树木就会锐减,环境就会恶化。所以,我们每年都要植树。

听着父亲的句句箴言,看着发出嫩芽的小树苗,我忽然懂得了:对它们多一份关爱,树木才能多几分成材的机遇;多一份呵护,树木才能多几成丰厚的回报。世间的许多事物,不也正如那棵小树苗一样么?

雪泥鸿爪

## 晴窗可亲

赵华刚

“晴窗”这个词,最早出自杜牧的《闺情》诗:“娟娟却月眉,新鬓学鸦飞。暗砌匀檀粉,晴窗画夹衣……”晴窗是指明亮的窗户,它作为屋子的眼睛,也是人们在孤寂的时候,习惯远望的地方。当人们隔着窗户看到外面的风景,心灵也会宽敞而明亮。

有窗的地方,白天阳光照进去,晚上清辉洒下来,随着自然界的万象更替,轻轻推开一扇窗,春日的百花争艳、夏日的草木葱茏、秋日的硕果飘香、冬日的落雪满园,就会进入视野,让人们在心旷神怡之余,感受岁月流年的静好。

古往今来,不同造型的晴窗,被一些文人雅士寄予很深的情怀。李商隐说: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当时旅居在外的李商隐,因为在秋雨之夜思念家人,就期盼与家人在窗内秉烛夜谈,作为一种美好的期待。

“万卷古今消永日,一窗昏晓送流年。”这是南宋大诗人陆游一首诗里的句子。据说,晚年的陆游很喜欢这两句诗,曾一度当作对联贴在自家的门上。众所周知,陆游一生创作的诗词颇多,他总是把流年的感悟用诗词形式去表达。他整日以晴窗为伴,迎来了拂晓,送走了黄昏,孜孜以求于诗海浪潮。或许,在外人眼里,孤独的晴窗并没有什么生动之处,只会让他蹉跎岁月,而陆游却觉得静坐在书斋的窗户下,是他一生的雅事与幸事。

林清玄也曾说:“一扇晴窗,在面对时空的流变时,飞进来春花,就有春花;飘进来萤火,就有萤火;传进秋声,就来了秋声;侵进冬寒,就有冬寒。”看来晴窗一旦开启,就会与外界相融互通。

晴窗虽好,可古代也有人不喜欢凭窗而望: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。”他们抛开窗外的俗务,夜以继日,伏案苦读。或许,他们早已把窗户作为安静与烦躁的分水岭,觉得与自己不相干的事,就无心去关注。

古人的窗户,一般都是用麻纸糊在木格窗棂上的,要想看外面的世界,就得推窗眺望,不能与现在的窗户同日而语。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,我们现在的窗户可谓五花八门,不论是落地窗、百叶窗、推拉窗,还是头顶的天窗,都能让屋子明亮,使人感觉如置身户外。如果在高楼大厦里,隔着透明的玻璃,还可以看到远山树木、道路车流、市井烟火,真是目之所及,一览无余。暮色四合时,当室内灯光点亮时,万家灯火下的窗户,又成了等待游子归来的一双双眼睛。

千姿百态的窗户,镶嵌在建筑物上,好似一双双明亮的眼睛,有时也被人们延伸为精神世界的一面心窗,为了让心窗一尘不染,我们要时刻擦亮每扇窗户上的尘埃,让阳光照亮生活,只要心境开阔了,生活才会多一份美好意趣,烦恼也就无处藏匿。

晴窗可亲,慰人心灵。

心灵物语

## 一畦春韭绿

乔兆军

春韭脆嫩鲜美,有“春菜第一美食”的美誉。韭菜在春雨的催发下,开始萌动。惊蛰前后,韭菜铆足了劲儿,不顾春寒料峭,以极具个性的姿态破土而出,要不了几日,就出落得青翠欲滴,楚楚动人,带着浓郁的香气飘进千家万户,成为春季应时鲜蔬。

初春的韭菜品质最佳,古人对其早有评价,南北朝时期,齐国太子问御医:“菜食何味最胜?”御医曰:“春初早韭,秋末晚菘。”想象一畦韭菜,雅淡芬芳,青翠欲滴,仿佛一首轻快活泼的小令,怎不叫人心生欢喜?杜甫在《赠卫八处士》中写道: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。”春雨淅沥的夜晚,老友重逢,主人披蓑戴笠,到菜地里割一把水灵灵的韭菜做成菜肴,再搬出一坛自酿的老酒,宾主开怀畅饮,真是令人神往。

韭菜性情随和,好像和什么食材都可以搭配。春韭炒百叶、春韭炒豆芽、春韭炒肉丝、春韭炒河虾……记得小时候,韭菜炒鸡蛋是招待客人的一道主菜。有客自远方来,母亲拿把镰刀,割来大把青翠的韭菜,择洗干净了,切成寸段,再从鸡窝里摸出几个热乎乎的鸡蛋,打碎备用,不一会儿,一盘金黄碧绿的韭菜炒鸡蛋就摆上了餐桌,明艳悦目,又鲜香诱人,让人看一眼就垂涎欲滴。

清朝文人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,记载了“韭菜合

子”的做法:“韭白拌肉,加作料,面皮包之,入油灼之,面内加酥更妙。”我喜欢吃母亲做的韭菜合子,母亲把面擀成薄薄的圆饼,然后将韭菜鸡蛋馅摊在两张饼之间,对折,捏紧边缘,再用手在边上折出花边,放入平底锅内,用小火烙至两面金黄。韭菜合子一出锅,满屋生香,咬上一口,面皮筋道,韭菜的鲜香瞬间充溢于口舌之间,让人胃口大开,酣畅淋漓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说韭菜:“一种而久者,故谓之韭……”指的是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,割了一茬,还会长出新的一茬。母亲将韭菜割过后,撒上一层草木灰,如此,韭菜就不会伤了元气,过不了多久,就会长出第二茬来。韭菜老了会开白色小花,花儿朴素低调,母亲采摘后制成韭菜酱,韭花酱颜色翠绿,醇厚鲜甜,吃火锅,尤其是涮羊肉,用韭花酱佐食最好。

韭菜又名起阳草、长生韭,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与健身功效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说:“韭……乃肝之菜也。”所谓肝之菜,是说吃韭菜对肝有益。古医籍《本草集注》中 also 说:“韭菜,生食辛加行血,熟食则甘而补中、益肝、散滞、导淤。”

“一畦春韭绿,十里稻花香。”母亲侍弄的韭菜,说不清割了多少茬,母亲也在时光里老去。春意盎然的时节又到了,我想起了春韭馥郁而清新的味道,那里面浸满了母亲的爱,点点滴滴,沁人心脾。